

# 水中倒影

Inger  
Frimansson  
[瑞典]英格尔·弗瑞曼森 著  
周彦 译

六年，不是终结，而是开端  
仇恨始终如瘟疫般蔓延，杀戮从未因恐惧而休止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水中倒影十

---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中倒影 / (瑞典) 弗瑞曼森 (Frimansson, I.) 著 ; 周彦译.

— 北京 : 新星出版社, 2011.1

ISBN 978-7-5133-0138-1

I. ①水… II. ①弗… ②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瑞典—现代 IV. ①I53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47798号

---

The Shadow In The Water

By Inger Frimansson

Copyright © Inger Frimansson 1998 by Agreement with Grand Agency and Andrew Numbo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1 by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1-2010-6665

## 水中倒影

(瑞典) 英格尔·弗瑞曼森 著 周彦 译

策划编辑: 吴超

责任编辑: 吴银花

责任印制: 韦舰

封面设计: 九一

---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[service@newstarpress.com](mailto:service@newstarpress.com)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---

印刷: 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开本: 910×1230 1/32

印张: 11.25

字数: 165千字

版次: 2011年1月第一版 2011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33-0138-1

定价: 29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## “佳丝汀·达尔维克三部曲”重点人物简介

### 玛蒂娜·安德森

自由记者。25岁，年轻，充满活力，有着狂野奔放的个性。她和内森·根德瑟的互相吸引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，他们同样热爱生活，狂野而又健康。

### 贝丽特·阿萨尔松

佳丝汀的小学同学。小时候她和佳丝汀可能成为好朋友，至少佳丝汀是这么认为的。但她却做了一些残酷的事情，这是佳丝汀无法原谅的，永远都不能。

### 托尔·阿萨尔松

贝丽特的丈夫。他非常爱自己的妻子，即使他从来不去表达这些。但贝丽特却不知道，而且将永远也不知道。但对孤独的托尔而言，哪怕已经经历了六年，他依然无法原谅自己。

### 吉尔·凯伦

贝丽特最好的女朋友。她们小时候共同制造与参与了对佳丝汀的伤害行为。贝丽特不在后，她一直陪伴在托尔身边，以贝丽特不能表达的方式。

### 乌尔夫·桑特松

彼得·汉斯的老板，也是他的前小舅子。他开了一个旅馆“三玫瑰”，对他的这个前妹夫照顾有加，是个公认的好人。

### 阿里亚德妮·亚格兰德尔

与彼得·汉斯同在“三玫瑰”旅馆上班，做打扫卫生的工作。来自于希腊半岛的她不惜远离故土，义无反顾地跟随丈夫汤米·亚格兰德尔来到斯德哥尔摩，然而，汤米却不是那个他最初认识的汤米。

### 汤米·亚格兰德尔

警察，阿里亚德妮的丈夫。他有温柔的一面、细腻的一面，却时常展露他作为警察的暴戾之气。在妻子阿里亚德妮的眼中，他婚前婚后判若两人。只是谁又能真的进入彼此的内心呢？

## “佳丝汀·达尔维克三部曲”重点人物简介

---

### 佳丝汀·达尔维克

所有故事和事故的制造者和参与者。她始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编织记忆来网罗自己，直至最终杀死所有的记忆相关人。

### 斯文·达尔维克

佳丝汀的父亲。自佳丝汀三岁时她母亲去世之后，他就以一种极端纵容的爱来守护佳丝汀，以至于佳丝汀始终活在“父亲”的身影里。

### 弗洛拉·达尔维克

佳丝汀的后母。在佳丝汀、斯文之间尴尬地扮演着母亲的角色，她痛恨斯文对女儿的爱，却始终无法生一个自己的孩子来抢夺这种父爱。

### 内森·根德瑟

佳丝汀的前男友。他有着与佳丝汀封闭的人格完全不一样的硬朗的性格，结过两次婚，和一个女人同居过，生有六个孩子。他离开所有女人的原因他归结起来只有一个：她们总是歇斯底里。

### 汉斯·彼得·伯格曼

佳丝汀的新男友。有过一段婚史，他以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爱情，妻子后来跟了别人。直到佳丝汀出现，他们似乎正是为彼此的存在而存在的，两个人在对待爱的方式上惊人地吻合。

### 米基·根德瑟

内森·根德瑟之子。内森出事时他只有16岁。他去见过父亲的女友佳丝汀·达尔维克，而他永远地记住了这个冷酷的女人。他默默地观察着她，一直坚持了六年。而六年后他也要展开对这个女人的报复行为。

有灵从我面前经过，我身上的毫毛直立。

那灵停住，我却不能辨其形状；有影像在我眼前，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。

《圣经·约伯记》4：15-16

## 第一部分







一抹冰冷的水花在眼前溅起，晶莹闪亮。吉尔看见了四溅的水花，同时听见一声惊呼：“在那儿！看见他了！在船的左侧！”

吉尔早就拭目以待。整个旅途，她已经在甲板上坐了四个小时，身上胡乱裹着毯子，目光时刻扫着水面，眼睛已经有些刺痛了。此刻，她陡然站起，抖落了身上的毯子，手脚并用向栏杆爬去。风越来越猛，几乎是狂风大作。浪花拍击着船身，船上上下下地颠簸。飞溅的海水冲击着甲板，咸水湿透了她脚上的运动鞋。甲板太滑，她紧紧抓住栏杆上的扶手，寒冷使她十指刺痛。

一个船员已站在栏杆边上了，也许，那声惊叫就是他发出的。他圆圆的脸晒得黝黑，头上湿透了的额发紧贴着前额。他抓住吉尔的胳膊，指着水面：

“看见了吗？就在那儿！”

吉尔趋身向前，一眼瞥见一个庞大光滑的灰白躯体，在水面上起起伏伏，离船只有二十米。那庞然大物近在咫尺，吉尔大气不敢出。它在咸咸的海水中闪现出没，透过太阳照射海水的瞬间，吉尔

看见一个长长的头。

“看！”船员刺耳尖叫，“是一只巨头鲸！”

吉尔霎时热泪盈眶。

“哦，上帝，”她轻叫道，“我看见了！”

她转身大声呼唤托尔，却不见托尔的身影。再回过来看水面，只见巨头鲸侧身跃起，摆动着巨大的尾巴。接着，波涛涌来，巨头鲸不见了踪影——大海吞噬了它。

船员注视着水平线。

“它现在只是跟我们短暂告别。我发誓，它还会回来。”船员用挪威语说着，好像挪威话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通用一样。这使她意识到自己是这艘船上唯一的瑞典女人，她是和那个瘦弱家伙一起来的，那个人在上船前看上去就病病歪歪的了。



托尔后来感到遗憾，他实在没力气跟她一起待在外面了。当她风尘仆仆、全身湿透走进船舱、走近他时，她是那么情绪激昂，双眼里闪着从未有过的光芒。

“嗨，托尔，”她一边擦着脸上的水，一边说，“你要是看见就好了！”

他无力地笑了笑。

上船前一个小时，他们每人都服了晕船药，然而，只过了半个小时，阵阵恶心就向他袭来，他于是坐在船尾，动弹不得。

“一会儿就会好的。”吉尔尽力安慰他，“要是待在外面，晕船很快就会过去。”

他不是唯一晕船的乘客，一群俄国人也在船上。刚开始，他们吵吵闹闹地穿戴鲜艳的黄色雨具，弄得其他人不得安宁。一个俄国女人抱怨雨具的颜色不好，还故意夸张地走了几步猫步，她将披肩围在头上，还拿出小镜子左看右看。那个时候他们还在码头上，风很大，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不得不下车步行，艰难地走到船边。托

尔看见船员们都站在那儿跟船长说话，似乎什么事情还没有达成统一意见。或许是关于即将到来的风暴吧，托尔想，太危险了。他看了看吉尔，她朝他笑，给他鼓气。

终于，舷梯上的绳子拉了起来，梯子放下，他们可以上船了。俄国人先动，他们蜂拥而上，用自己的手提包和一些大大小小的东西占着位子。这很正常，托尔心想，不管到哪儿，你身边总会有人让你觉得不舒服。

吉尔领着他上了船。

“我们坐那儿，”吉尔边说边指着几张塑料椅子，“我们可以在那儿享受新鲜空气。”她放下几张毯子，以便他们披在身上。“你还好吗？”

俄国人也出来了，其中一个拿出扁平的银色小酒瓶，每人轮着喝一口。吉尔也搜罗出两小包葡萄干。

“吃点什么，这主意不错，”她说，“当然，特别是在甲板上吃点东西。”

刚开船的半个小时，他们穿梭在海岛间，吉尔坐在他身旁。海鸥随船而飞，盘旋在船的周围，冷冷地、静静地盯着他们。陆地渐渐成了轮廓，已在远方，像是许多黑压压的山影。他们离陆地也越来越远。

他感到自己的大脑开始混乱。

是吉尔，他记起。当时，她告诉他要起身溜达一会儿。

俄国人还站在那儿，但托尔发现他们开始安静下来，他们的叫喊声抱怨声淹没在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中。那个托尔先前注意到的女人也摘下了围巾，她的脸苍白憔悴。风把她红色的头发一簇簇掀起，一阵大风吹过，灰白的发根暴露无余。对此，她似乎毫不在意。

眩晕向他袭来。托尔双肩紧靠着墙，他离栏杆很近，这让他欣慰，一旦有什么事，他就可以很快靠在栏杆上。正在此时，突

然——哦，上帝——他肚子里开始抽筋，他抑制不住呕吐。他难受得吐！一声声呕吐与他的呻吟掺杂在一起，他的脸开始失色，他在发抖。我要死了。这次旅行还要多久？要整整一天，没错。地狱之路才刚刚开始。

尽管吉尔告诉他要待在外面，但寒冷使他不得不进去。他挣扎着站起来，蜷缩着身子，摇摇晃晃艰难地进到舱里。他被东抛西甩，浪头更大了，他无法控制住自己的身体。他摸到一张凳子，跌撞着坐了下去，头碰到了桌子上。船舱里味道难闻极了，但他觉得安全了很多。他在冻僵，他感到寒冷会把他一块块冰裂。

“想要点什么吗？”是吉尔在问，“给你吃点什么？”

她拉低外套上的帽子，掏出纸巾，大声地擤着鼻涕。

噢，不，他什么也不想要。仅仅是想到她要给他拿吃的就觉得恶心，不管是块三明治，还是一个苹果，都跟一杯油污水一样，同样都让他翻胃。他大概已经把晕船药片吐出来了。在滚滚的波涛上，吉尔看上去倒是自在极了，她已经习惯于船上的生活。她曾在引航船上工作，引航穿越闸口，穿行在南泰利耶运河。吉尔看上去有点累，但却掩不住内心的惬意。

她又转身出了船舱。托尔看着她，看着她在甲板上被颠簸的船抛来抛去，而她却毫发无损。一个船员伸手扶她，船员的外套暂时挡住了托尔的视线。过后，他看见了她雪白的牙，听见了她爽朗的笑。



吉尔身负使命，要让托尔重新回到生之领地。吉尔·凯伦，与托尔的妻子贝丽特从小就是最好的伙伴。吉尔为完成这一使命已经努力了一段时间，托尔不明白，她还能坚持多久。贝丽特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已经六年多了，那之后他的整个世界就倾塌了。他已是行尸走肉，破碎的身心完全没有自控能力。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他已经面目全非。他还能知道的就是，警察已经停止了搜寻。

刚开始，他像个疯子，四处奔走，不停地搜寻，不停地打探。事情发生那个周末，他不在家，在他们维特岛的小木屋。贝丽特不想跟他去。他记不清责怪过自己多少次，恨自己没待在家里，恨自己没说服她一块去。那段日子，她过得很不好，作为丈夫，他应该帮帮她而不是弃她而去。他真该待在家里守着她。至少，他现在这样想。他试图为自己的离家找到些理由，心想，他们的婚姻搁浅了，他们谁都不愿意去推动那艘婚姻之船。就婚姻而言，这样的事太正常不过了。到现在，他才真正意识到事情有多么严重。

他也曾稍稍试探过重新靠近她。深夜里，有时听见她在哭泣，

他会伸出手，隔着被子拥住她。她立即就安静下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轻声问，“你没事吧？”

她装着熟睡。他听出她是怎样努力在控制着自己的呼吸，努力保持平静。

“我知道你醒着，我现在就想听你告诉我你怎么了！”

不，他并没有真的那样问。他故意不去理会，害怕正面冲突。他总是那样，好像不能面对她的回答，不管什么样的问题都不敢面对。

无论疾病还是健康。分担彼此的忧患。

那个二月，那个六年半以前的二月。他开车去了小木屋，坐在寒冷中，收拾自己的坏心情。周六傍晚回到家，已是人去屋空。

对了，贝丽特曾告诉他一件事，她那天打算乘地铁去哈赛尔比，她的一个老同学还住在那儿，她去跟她聊天。她的同学佳丝汀·达尔维克，是桑迪企业巨头的女儿。桑迪企业是一家家族跨国企业，专门生产糖果和润喉片。贝丽特好像提到过什么欺负弱小的事，她好像非常后悔，小时候自己不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。所有小孩都冷酷无情，他试图安慰她，孩子们都这样，这是他们的天性。她听不进去，她不想听。

后来，他去过那女人的家。那是一次不愉快的见面。屋子里弥漫着某种威胁气氛，使他变得咄咄逼人。

“我想知道你做了什么，”他质问她，“你所做的一切，每一个细节。”

整个情景都像像是虚幻。一只巨大的野鸟在房间里飞来飞去，屋子里充满了羽毛和鸟粪味。

那个奇怪的女人行走不方便，这一点，在他们爬楼梯上二楼时他就注意到了。她是跛脚，穿件开襟羊毛衫，与她的裙子极不相配。她把眼眶涂得浓浓的。他心想，她应该很富有，她父亲也许留给他

一笔财富。她应该买得起好衣服，他不明白她为何如此邈邈。房间里到处都是书，一些放在架子上，一些堆在地板上。那只鸟在他们附近的家具间爬来爬去，大声尖叫着，似乎任何时候都会发起进攻。托尔举着手，提防着，保护着自己。

“你怎么会养这种东西当宠物？”

她没有回答，只是站在那儿撩开毛衣，手上露出伤口和抓痕。真是猛禽，他想，养在普通民居里的猛禽。

他伸手指着，问：

“你就坐那儿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他定定地看着两张有扶手的大椅子，然后，坐进其中一张，也坐进那女人最后的一抹影子中。她已经坐在那儿了。空气中弥漫着陈年雪茄的味道，他注意到桌子上酒杯口的圈印。

“她说了什么？你们聊了什么？”

她耸耸肩。

“全是女人的事，谈些女人们常聊的事，常做的事。”

“你答非所问。”

“她到这儿来，她来找我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我们很早就认识，我们在同一个班。同一个班的总有些联系吧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你们那时是朋友吗？”

“不算是。”她冷冷地说。

“贝丽特告诉过我，你曾受欺负，对吗？被她欺负吗？真的受到欺负？”

她跛着脚在房间里走动，整理书本，把书放在架子上，一本挨着一本。她神色紧张，不能安然入座，也不能回答他的问题。这让



他紧追不舍，他还想难住她。

“孩子们都是冷酷无情的。”他说。

她可不想被他牵着鼻子走。

“哦，那是很久以前了，我那时也不是个纯粹的天使。”

在家的時候，他已在贝丽特的桌子上找到她的护照，现在他把护照从衣服口袋里拿了出来。

“有一阵子，我想她可能出国旅游了，但看看这个：她不可能出国。不管怎么说，她还在这个国家。”

看上去他不得不把这个女人纳入她的搜索范围，这个孤僻的女人。她快速地、尴尬地瞥了他一眼。

“你没想过她只是想独自待些时间吗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，独自待着？”

“哦，她向我透露了一点……关于你们的事。”

他顿时警觉。

“她哭得很伤心。对，她就坐在那儿，眼睛都哭肿了。好像你们俩不再有那么共同语言。‘我还有什么？’她说，‘既没有工作也没有了爱。’嘴里念叨着诸如此类的事情。”

他的胃开始绞痛。我还有什么？

孩子们怎么办？那是我们的孩子呀！他想。

那时，他意识到他不得不告诉他们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